

岁末,回家过年。从日本——归航。
第二天,天气晴朗。
突然,有几只水鸟,在波浪和阳光下高高地飞跃起来。那是一条条晶亮的弧线——比大海的蓝光更强烈。
飞起,落下;再飞起,再落下;沉没在海里,一个生命消失了;又一个生命跃起,周而复始。

我倚在船舷边,船在高速航行,小生命一路飞。我一次次悲哀地看着,无法挽救它们。在孤立无援的大海上,任何挣扎,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海底世界是最宽阔的眠床,不用说小鸟,就是泰坦尼克号,也如芥末,大海也有足够的空间,让它舒舒服服地敞开四肢,躺在海底,任五颜六色的鱼,在它的残骸中优雅地来回穿梭。
这是什么鸟呢?船员告诉我:“那不是鸟,是飞鱼。”
“飞鱼?”我有点不相信。它们原本是鸟吧!落在海里,才成了鱼,飞鱼应该是飞鸟变的?
为什么成了鱼,还想飞呢?
看过飞鱼,回房间,走过卡拉OK厅,听到里面满是喧闹和歌声——一群从扬州去日本劳务输出的农村女孩子,正聚在一起唱歌。

在中介和劳务公司的安排下,她们去日本的工厂里打工,工作很繁重,每月15万日元,但10万给中介和劳务公司拿走了,她们只能拿5万,要吃饭,要住房,本来不够,好在日本老板经常要求她们加班加点,有一点加班费,加起来有6万多,便欢天喜地了。

这是中介、劳务公司和日本人联合起来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比以前地主的剥削还重两倍。但农村很多人似乎不以为意。一年了,她们省吃俭用,扣除房钱和饭钱,已经有了一点点结余,她们揣着余下的钱,高高兴兴地——归航。
在船上,她们正花钱唱卡拉OK。她们是不小气的,小气的是过去的贫穷。
我也住在三等舱,和她们是隔壁邻居,每次见面,都点头微笑。
她们见我走过来,便邀请我唱“北国之春”;我唱了一遍,她们拍着手说:“你唱得这么好,再唱,再唱。”
她们为我点歌,为我付费;然

后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亲人点祝福的歌,分开一年了,她们实在想念。虽然唱不好,但她们鼓起勇气,想摸一摸从来没有摸过的话筒;翻一翻从来没有翻过的歌谱,唱一支,从来没有唱过的歌曲。在船上,享受一下卡拉OK,这是一种经历、一种情趣、一种向往的生活。

第二天早餐时候,没有风浪了。日本NHK和其他外国电视台的信号已视台踪迹,中央电视台熟悉、亲切的声音开始响起来。昨天早晨的日本料理,也变成春卷、稀饭、榨菜和小馒头——船尾的日本国旗降下来,新升起的是迎着早晨阳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此时,耳边的语言也发生变化,节目主持人在电视里说普通话,船舶、大堂里的普通话也响成一片。
鸟都变成了鱼?昨天从神户出发时说日语的日本人,现在都说起了上海话,原来他们——“阿拉都是上海人?”
快到家乡了,他们不仅说起了上海话,样子、气质都变了,连

笑也放开了许多——上海人喜欢随缘——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在什么地方学什么样子。
最有趣的是,会说几句汉语的日本人,也不说日语,用汉语与船上的人交流了。那景象真有趣,随着船航行,海域变了,国家变了,人群变了——语言的外套也变了。
船经东海,从鸡骨礁、横沙、长兴岛、崇明岛右折南下入吴淞口,同室的日本学生把脸贴在窗户上,对着一艘艘停在宝钢附近的巨轮——惊呼“伟大”——“伟大”
随着船的鸣笛,我心里也奏起了《欢乐颂》。但不知为什么,我又皱起眉头来——
昨天进入公海,海水清澈如游泳池的水;到上海,黄浦江水又浑又黄,远处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的脸裹在沙尘暴的薄膜中。
看到那些不尽如人意的

的事,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担当。是的,有许多事在等着我们去做。
不要想了,你看,扬州女孩子们一直在向我挥着手,先和她们告别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归航。



我是属猴的,因此每外出旅游时喜欢买一两件有猴的纪念品。
记不清猴年马月,何地何处,我看见一根红线上串了3只猴子,甚感好奇,拿在手里细看,原来上下串着的3只小猴有了令人捧腹的动作:一只捂着双眼,一只捂着嘴巴,一只捂着耳朵,该是不看不说听的意思,很有寓意,买下了。
四年前,区文联组织去福建连城采风,我在一家古董店看见了两件与猴有关的物品:一件是青玉雕就的猴子捧仙桃,我知道青玉非名贵玉石,但因有猴有仙桃,又寥寥数刀雕出,线条简洁却柔和,当即买了。还有一件是一枚橄榄核雕,在小小的橄榄核上刻了松树松针,很是细腻;还有一只猴子骑在马上,马匹四蹄翻飞,呼呼似闻风声,这叫“马上封侯”吧!我喜欢它的雕工精细,当时想买,一询价,一千元!我的天,这么贵!店主开口了:这是清末的作品。经他这么一说,心又动了,再看那核雕,已然发出红褐色的光亮,是有了包浆的,估计很有些年头了。终究嫌太贵,还是放弃了。

晚上,一帮文友在饭店就餐,我却无心举箸,心里还在惦着那枚橄榄雕。这时作家楼耀福说:“你喜欢就买下呗,不要留下遗憾!”对呀,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把遗憾留在连城!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了。决定买了,可离店很远。这时有人说有古董店老板的电话。拨通了电话,让老板送过来。老板开车送到了饭店,几个人把玩了一会,有人说值,也有人说不值,这时我心倒定了,管它值不值,我喜欢就行。
回家后细细欣赏,发现这橄榄核上还雕有一尊佛像,坐着,长袍有褶,于其足旁,还有一只猴子跪着,是何用意?我揣摩着,这大概是猴子抱佛脚的意思。
那“三不”猴子,因较大较长,不能随身携带,系在一尊孔子像的颈上了;那猴子捧仙桃的玉石,夏日里我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凉凉的,很惬意;那个橄榄核雕则佩戴在手腕上,时不时示人,还会说:“别小看这么一小核,一千元呢!”说得人家一愣一愣的:“这么贵!对猴的物件猴的饰品如此痴情,我是不是个猴痴啊?”

有机会到石门镇拜谒向往已久的缘缘堂。
缘缘堂坐落在小镇的巷子深处,过了一座桥,迎面是“丰子恺漫画馆”,往西紧挨的就是缘缘堂。缘缘堂和“丰子恺漫画馆”现在免费开放,刚到开馆时间,我们是第一批参观者。
讲解的老姚在馆里工作了20多年,与丰家沾点亲,领着我们依次从漫画馆到缘缘堂,如数家珍,有详有略,会恰到好处地在你注意点上多说几句。老姚声情并茂的讲解,将我们引入丰公的生活和内心,也引发我对两见丰公的往事回忆。
第一次是在全国人民共庆困难的1962年,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组织“六一”节检阅。起初光知道来检阅的是位重要人物,慢慢有信息透露来者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丰子恺。丰子恺身份地位及

市区分道黄金宝地的那些电话亭拆除,这不仅节省了电话亭平时的运行和维护管理费用,又能还路于民。
当然,如果能像韩国首尔市将路边的电话亭改造成为安全区和取款机、充电桩等综合设施和功能为一体的“放心房”,更不失为一项造福于民的实事!

灯花



莫斯科街景 (水墨速写) 汪家芳

有个好像没什么人注意的问题,却遍布在我们身边:这就是上海市内各条主要马路人行道边占地零点到四到一点三平方米几乎都已闲置不用的敞开式和封闭式电话亭。
笔者一位住在零陵路的老友告诉我,他退休后天天在天钥桥路到漕溪北路一段的零陵路上走几遭,但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电话亭里打过电话!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智能3G的,谁还会费钱费时地自找麻烦去买了IC卡或者投币后站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呢?
我有心留意了一下,无论是从中山西路到伊犁路约六百米一段安顺路上的六个电话亭,还是零陵路上约八十米就有一座电话亭,虽然电话亭里外玻璃窗、设备都清洁光亮,尘不染,还有保洁公司、就话筒等消毒时间的公示表,但不染,还有保洁公司、听筒基本都像无人使用过一样,没有留下通常打电话应该有的磨损痕迹!

其实,当初这些花了大价钱建造的电话亭是为方便老百姓通讯的民心工程、实事工程,也的确在一定的时空内给市民带来了便利和好处。但在一定的前进,科技更是发展迅猛,建造和管理电话亭的有关部门或者企业也应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已经基本无人光顾又不合时宜的却还占据着话亭平时的运行和维护管理费用,又能还路于民。
当然,如果能像韩国首尔市将路边的电话亭改造成为安全区和取款机、充电桩等综合设施和功能为一体的“放心房”,更不失为一项造福于民的实事!

季国虎
好汉不提当年勇
(现代作家二)
昨日谜面:放眼将来(字一)
谜底:未(注:两点象形“眼”)

姚说他与宋很熟,每次宋回石门都有交往,还说宋前天还到石门。我把在丰公铜像前留影发给辅导员,告诉他我正在缘缘堂。很快收到他两天前在铜像旁的照片,说“同一地点不同时间”。看,有多巧!
缘缘堂,因丰公为新居起名两次摸到同一个“缘”字而得名。吾生也晚,有幸与缘缘堂主两次谋面也是缘分。在我成长的两个重要时期,可遇不可求地见到丰公,虽无直接交流,然一代大师的人文关照,我想会润物无声般地渗入心田,不经意间对自己一生产生影响。曾在一本书里读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年轻时从与他崇拜的托尔斯泰通信中得到很多教益,由此而感慨:不仅物质不灭,精神也是不灭的。缘缘堂是丰公的精神家园,丰公的许多精神品格,如达观适世、悲智双修、勇猛精进、童心血性、护生护心、对美的追求等等,日益显现其超越时空的价值,传播人间,流传于世。

“我站在天之际,海之边,黄浦的尽头,长江的终点,目送着云帆片片,手拂着岸柳轻烟,远远地追寻,默默地思念。”这是丁锡满老人的小诗。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笔墨结缘,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与他结缘。就此,我们华东医院东13楼病房的一群医生护士喜欢上了诗和楹联。
在我们的病房里,有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有领导国家建设项目的指挥者,有为祖国文艺工作奉献一生的艺术家。而在我们眼中,丁老,他是统帅千言万句的笔者,是讴歌国家建设的颂者,是祖国文与艺的大编辑。
我们与他相熟是从做“信使”开始的,他的报纸杂志等各类信件都是由我们转交。就这样,我们一群护士姐妹,在做好护理工作的同时,帮他递一封信传一个话的日常工作了多起来。一来二往,我们也与他熟识起来。
前几年,丁老的身体还硬朗,每年也就来我们医院体检小住几天,我们喜欢写作的同事就会抽空向他请教,学医的人讲究逻辑,体现在文字上就会缺少韵味,在他的指点下,同事的文章多了些人文气息,就连生涩的医学学术语也变得活潑易懂。在他的帮助指导下,同事所撰写的有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文字得以出版,随后还改编成了电影。
最近,由于病情变化,丁老与我们相处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他会经常拿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文章给我们看,有医学前沿的最新成就,也有他笔耕的最新成果。平日里他会和我们聊家常,谈谈他眼中的影视明星,说说他对某位偶像的看法,也会和我们谈谈国家的发展,说说他在改革开放前后工作生活的变化。
对我们启发最大的是这位前辈对人生的认识,对价值的判断。他说,一撇一捺构成一个人字,前半生好比是一撇,需要别人支撑和帮助,记得小时候去姑母家蹭午饭,记得老家那位启蒙老师的谆谆教诲,记得大学时期那微薄的奖学金对自己学习生活的帮助,那都是别人所给予的;现在是后半生,就应该尽力帮助别人,要把一捺写好。他还说,他是一个够本的人,一个无愧的人,无愧于他可以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够本于他一生积攒的全部财富——书本字画,有了一个好归宿(无偿捐赠给位于家乡的母校)。
丁老是最容易安抚好的病人,不管做什么检查治疗他都积极配合,有些治疗的副作用会让人很不舒服,可他总能平静地接受。每当看到我们把三餐送进病房,丁老总是笑眯眯地说:“你们又送好吃的来啦,谢谢,谢谢!”别的病人嫌弃病号餐不好吃,可他特爱吃,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和太太都忙于工作,而在饮食生活方面都很简单,我们医院食堂菜品的美味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他家的番茄炒蛋。
丁老也是我们最不好“搞定”的病人,即使是住院期间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每次领导来慰问检查之前,我们都会千叮咛万嘱咐:“丁老,你要乖乖呆在病房哦,不然我们会挨批的!”但是,他总会找出很多振振有词的理由来请假,护士看不住病人的尴尬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
退而不休的生活一点点拖垮他,他是在和时间赛跑,是在追赶我们飞速发展的时代。他是夕阳照映下的一片晚霞,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还有很多人要去会见,还有很多心愿需要完成,还有很多,很多……
多么希望我们心中可爱的丁老能战胜病魔,健健康康,我们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我们眼中的丁老
郁郁 辛海波

擦车之意
郭其健

昨天,老公买了一辆轿车,他喜滋滋地把车开到楼下,停在正对大门的地方。今天一大早,老公就提了一桶水,跑下楼去擦车。这一擦,整整擦了一上午。直到吃午饭时,我连着给他打了三个电话,他才不慌不忙地回了家。
我劈头盖脸地责怪道:“你绣花呀,擦个车耗了一上午时间,哪有干活这么磨蹭的。”我笑着回答:“不瞒你说,我一上午擦了三遍。”“擦了三遍?”我走上前去,摸摸老公的额头:“你没发烧吧?”老公笑眯眯地说:“我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擦车是假,让邻居们知道这是我的车,那才是我擦车的真实用意。”



七夕会 行旅印痕